

聞喜縣志卷之十

藝文中

城隍廟記

明張士進

傳曰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又曰神依人而行蓋禍福在神而吉凶以人也自古迄今神人相與之際善惡感應之理無一毫畱曲於其閒大明御曆洪武二年春下令有司祭封內山川庶人惟祭祖禰諸淫祀悉禁止之惟城隍之神制加京府州縣封號有差如古列爵分土之典人之有官府牧長亦猶神之有冥司也是以古之忠烈如張睢陽輩堅守一城至死不去廟祀血食千古猶存其保民物限

內外禦災捍患福善禍淫之理豈可誣也哉明年又令天下大其廟宇立神主位如古諸侯之宮縣丞孫天祥主簿王庸典史蔡紹祖於城西北隅因其舊廟易而新且大之瞻仰者莫不竦然起敬畏心神之於人惡懲善勸年登物阜不尤可以有信於此乎學博楊積狀其事屬予文之石又繫以詩俾歲祀歌之曰行山蒼蒼涑水湯湯孤城屹立古桐之鄉闕宮嵯嵯路寢翼翼冥司有神禍福無忒我酒旣清我肴惟馨尊俎斯設來享來寧雨暘曰時神其正直陰相之功永惟罔極

重修董池神廟記

山陰王

隆慶壬申秋聞喜之父老人士詣爵告曰聞喜晉之腴壤王之食邑也邑有董池神廟比年以來稻米不登輸納甚艱蓋由董池之廟圯而祀弛之故也予怪而詰之乃曰聞喜有大廟四禹稷湯王及董池神焉載在祀典歲時致祭茲董廟之神主祠者神母也蓋不知爲何時人廟在邑之東鎮之原原下有泉滴而不洩碧波千頃可艇以漁蒲菱映水稻麻接畛近水之村曰董澤曰務農曰義原曰安分曰青中等皆引水種稻以供王祿者也在昔董澤之神妥而得其祀則雨暘時若而歲登不得其祀則暵亢焦稼甚之則菹澤龍怒驅雷雨觸山石大水蕩城郭是故董池之

神一方之休咎攸繫焉王重道而敬神愛人而體國今廟
祀日廢而民受其咎且輸艱而無以充王祿王可弗念乎
頃者謀修厥廟王若倡之則事易集矣予許之乃首捐祿
以示勸令願施者聽一方之人知永賴神祚罔弗願者不
逾歲所募之錢穀足起祠宇廼鳩材掄工計建正殿若干
楹寢殿若干楹東西廊廡若干楹門坊二座周遭垣若干
堵雖因其舊址而祠宇之規制視昔爲弘麗飛甍鱗次丹
青煥炳仍肖古之神母像土木爲之金繪飾之神若爲祠
主祠若爲神依矣寧不爲民恤災捍患而永貽一方之利
哉事旣竣咸請予作記且曰董池之神原自莫考或謂董

父參龍得爲池神或父婦同音後人傳訛故肖像以女斯
疑久而弗釋王曷證諸予曰是何必深較哉予謂山陽而
澤陰也神母主之宜也且神不必皆陽也神女坤后咸有
祠何獨疑於董哉夫所謂神者取其功德足以殷邦庇民
而已其祠神者取其崇功報德而已奚擇其神之陽與陰
乎董池之神無功德且黜其神而毀其祠矣何以載之祀
典乎夫禹稷湯三聖人之功德亦不越平水土教稼穡拯
民於水火之中者也董池之神馴龍弗怒而能不使民溺
其功是亦一禹也興雲致雨俾大有年而能不使民飢其
功是亦一稷也免魚鼈其民而又慰大旱之望無異拯民

於水火之中而惠我元元其功是亦一湯也是故載諸祀
典與三聖人並斯尤其事之大不可不載者特書以詔來
世使知備物惇祀永昭厥典云

創建邑侯六公生祠記

翟繡裳

邑人

六公生祠者邑之民生祠乎邑侯六公誌去思也六公維
何任邱史公整屋李公涪州文公新城王公靈壽申公孟
津喬公也邑之東舊有史公祠地隘歲久頽圯不堪萬曆
辛丑春邑之人共聚首而相告曰邑之賢侯吾儕當尸而
祝者不獨一史公也久不並舉誠爲缺典於是庠生張本
楊可梁翟期古李汝瞻等耆民王大順等會呈當路博採

公評諏吉募緣選材鳩工創建生祠合六公而並祀焉祠之基視昔三倍乃建正廳三閒內塑六公生像因任先後序分左右面立牌位書其爵里東西廂各二閒俱南向中廳三閒碑亭三閒大門牌坊一座歲時春秋祭以牲醴邑之民咸奔走者熙如也祠當告成問記於余余謂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爲其有功烈於民也吾邑聞喜關陝河洛孔道西去嵯臺不數舍食土之毛不通商賈所謂煩衝貧瘠之地也邑之人所仰賴賢父母者不啻饑之望食渴之望飲嬰兒之望乳哺矣六公之宰吾邑也先後異時寬嚴

異治皆能噢咻而撫摩之其善政徽猷不可更僕而數然
得諸父老之所傳聞耳目之所覩記有如聽斷明決遐邇
起青天之譽者自剪毛血祈禱得靈雨之應者創立夫厥
里甲蘇奔走之苦者片言折獄奸人輸虛詐之情者嚴禁
衙蠹公門有肅清之名者建砌長堤百雉保金湯之固者
開渠墾荒窮鄉復流移之民者美耗不染居官守懸魚之
節者匹馬入覲行李有琴鶴之風者撙節綱銀閭閻免重
派之害者修建學廟科目復先年之盛者分限封納催科
無鞭朴之擾者編審公平貧富泯不均之嘆者總之視國
猶家愛民如子任勞任怨謹始慎終嚴於綜吏而寬於治

民緩於奉上而急於愛下有利必興樹美務期滋也有害
必除去惡務期盡也在其位諄諄皆無窮之惠未有一念
不爲民也遷其任戀戀多故人之思未嘗一日忘吾邑也
六公功烈之在民者如此故邑之人淪洽汪恩沾濡濺澤
攀轅不已繼以悲思悲思不已繼以尸祝或瞻像而懽呼
或覩烈而流涕或聞名而謳歌或仰德而頂禮其愛戴六
公者蓋百年如一日也報德酬功因心盡制質之祭法毫
無媿色倘所謂法施於民而禦灾捍患者非耶吾謂六公
功業著旂常勲名彪宇宙一祠烏足以爲重而吾邑實六
公發軔之地也余因邑人之請而記其大概以彰聖朝一

代循良之盛俟太史氏異日傳循吏備採擇焉

創修西關石崖記

前人

邑之西關逼臨涑水路達秦蜀去巖臺僅三舍晉中官役之有事巖臺者輪蹄繹絡乃通衢也時爲暴漲衝圯路幾不通當事者非不隨時修理旋旋圯徒費工力余自甲申得請歸田來迄今三見衝圯行道之人苦之且爲居民廬舍之患歲丙申秋邑侯徐公初下車方詢謀爲地方興除覩道路之潰裂民舍之傾頽心甚憫焉僅越月守道平陰孫公巡歷至邑侯悉地方利害狀及此孫公慨然允其請遂發餼銀二十兩檄修之侯奉行唯謹亦捐俸甘金有

奇付委一二員役招工募匠採石於山易灰於行一切載運物力之費悉先期給領秋毫不擾其民惟吾士類念上惠民如斯之勤也願各施斗粟助之而俟且固辭至再懇始充匠餼也由是荷鍤雲興執鎚雷轟衆心競勸而崖工屹然就緒經始於丙申九月告成於丁酉十月中當農時則不舉計工高一丈餘長五十餘丈傍圍石板欄杆五十餘副其築砌堅固足以敵水衝撼而廣大寬平可以並驅數車豈惟行人樂其便卽百雉之城千家之屋亦可保永永無患矣是役也不擾民亦不厲工不括費亦無糜費不違時亦不失時誠一勞永逸之宏規而爲萬世無窮之利

也工垂成當事者詣余丐記以識歲月余以公之德政不可泯難以不文辭竊謂辰角明以治道天象聿昭道路以時修理律條甚著公之居官首加意於此誠得王政之急務者矣究公愛民一念真誠觸事輒發卽古聖人民飢由飢民溺由溺之心也若公聽斷節里甲清驛傳慎催科興文教均稅糧種種善政難以悉舉茲特舉修理一事惠及邑民無窮者以志弗諼以備史氏之採云公諱明字從愚別號對華陝西岐山人登萬曆乙未進士

新修水路記

前人

吾邑新修水路者邑侯喬公之所新修也功成邑中士庶

屬余言以誌不朽吾邑城負山帶水城中地高下不一故行潦之水惟近四門者易達於隍而中閒各有汚池以翕受焉察院後一草場前一城隍廟前一東西近城者二水既有歸不爲民害自嘉隆來旱魃爲災池不畜水兼之生齒漸繁居址不敷民皆舉其池之隣近者以築垣惟城隍廟前者如故比年秋雨霖潦水大盛以闔邑之水獨歸此一池於是水勢潰溢沛不可禦民閒臨池房屋百數十家浸灌日久盡皆圯頽若巨澤大湖然害亦極矣吾邑侯喬公以名進士來宰吾邑目擊其狀惻然興慈以拯溺爲己任卽白其事於監司監司嘉侯愛民至意報曰可侯親

歷其池視其地勢順其水性惟大西門口稍下開爲水路池之東地稍下者高之池之西地稍高者下之又恐其除害臨池而移害西門也因掘地溝砌以磚石覆以巨木爲暗水道東自梁家巷起至大西門三百步有奇其西門下水口內外純用巨石甃焉欲堅久也侯一念爲民之心不遑寢食鳩工集材日省其事特捐俸爲木石貲秋毫無擾於民又令二尹趙公專督之公亦體侯意夙夜不懈民皆趨事勸工不日告成時有潦水循其新道而無汜濫之害環池之民興版築而構棟宇者煥然可觀漸復先年安居矣吁侯之治水其功亦偉矣哉吾邑連年苦水患而侯適

來宰吾邑侯初宰吾邑而政卽首除水害是天之所憐吾邑而錫之侯也當今兩淮三吳水災頻仍聖天子懷南顧憂思得治河使者侯異日躋膺登樞以治吾邑者治天下使四瀆順流萬邦奠安而致立圭告成如持左券矣然則吾邑新修水道特侯發軔耳侯諱允升字吉甫號鶴臯河南孟津人登萬曆壬辰進士其善政不能悉述余邑人也因士庶請謹爲之記願同頌侯明德於無斁云

裴趙二公祠記

吳過

嘉靖乙未冬余奉命巡視河東鹽政明年春按行薊國過猗頓之墟下蒲坂登龍門歷故絳玉璧已而至聞喜慨漢

武遺踪河山盤紆民風質樸深加賞嘆時縣尹羅子田曰
茲邑自漢魏來名人萃出其尤著者裴文忠趙忠簡二公
各爲一代名臣百世仰之今邑獨無專祠非所以表先喆
而垂式後人也余曰然余固異茲地之多偉人傑士也晉
公身係天下安危忠簡稱中興賢相功固烈矣猶未論其
心也唐討淮蔡晉公獨決策贊之至盜刺殺用事大臣不
爲沮羣臣以用兵不利餉匱請罷不爲沮且願以身督戰
卒底厥績此豈因人趨趨僥倖成功者耶宋圖中原忠簡
以固本養力爲先敵來贊以親征未來謀以待之至見忌
秦檜雖死不渝此豈因循隨勢苟且圖存者耶故論二公

者以心爲大晉公曰臣誓不與賊俱生豐公曰誓九死以不移有是心天下事何不敢爲其人品之隆勲德之茂爲古今推重有由然也專祠於邑楊先詰以式後人亦觀風者責也亟圖之於是羅尹擇地邑城之東址基高濶鳩工興事余爲措其木石等費守巡河東張君謐徐君敦嘉其事捐金贊厥成堂廊門坊屹然宏備羅尹請余志以勒諸石使後之人知所始焉嗚呼晉公唐相也其平淮蔡之功爲著忠簡經畧中原志以汴京爲先余與羅子俱汝淮人也今值其鄉數百年未舉之典一朝成之豈偶然也哉蓋事亦有待云故爲記